

体育史料 第17辑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主 编: 林淑英

副主编: 张天白

编 辑: 丁玉兰 张天白 周庆

前 言

继《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问世之后，我们又编辑了《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目的是为广大体育理论工作者和热心于体育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填补近代体育史料在这方面的空白。希望广大读者通过此书，能对我国近代体育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各个不同时期的一些主要体育观点，重大体育问题的论争及研究成果，有一个比较系统与全面的了解，从中获取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为现实的体育工作服务。

中国近代体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这个时期社会动乱，人民饱经沧桑，但却是中国体育内涵和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阶段，有关体育方面的理论探讨和论著还是相当活跃、丰富的。特别是一些杰出的革命家、进步人士对体育的论述，使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宝库熠熠生辉。

按照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年代划分，本书应收录自1840年起至1949年10月止的作品，由于近代体育萌芽的前期，专论体育的文章很少，现存资料极为有限，故入选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是1897年的。论文分别从旧中国出版的50余种刊物中辑选，以发表年代先后为序排列。依照客观的历史状况，对近代体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权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给予了反映。论文均为原文，相信读者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对各类观点加以分析鉴别。只是受篇幅的限制，对部分文章作了一些删节。本书还收录了部分作者的简介，为便于读者查阅，还附有征引书目举要。

由于水平、时间所限，本书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何 炯：中西体操比较说（1897）	（ 1 ）
王维泰：体操说（1897）	（ 3 ）
奋翮生：军国民篇·五原因于体魄者（1902）	（ 4 ）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1903）	（ 7 ）
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1908）	（ 17 ）
蔡元培：体育为修己之本（1912）	（ 19 ）
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1914）	（ 22 ）
王正廷：观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之感言（1915）	（ 26 ）
张士一：运动会与体育（1915）	（ 28 ）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1917）	（ 31 ）
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1917）	（ 41 ）
沈书珽：提倡国技刍言（1918）	（ 45 ）
孙 文：精武本纪序（1919）	（ 46 ）
黄 醒：学校应否废止兵操？（1919）	（ 47 ）
附 1：学校应否废止兵操（张宝琛）	（ 50 ）
附 2：学校应否废止兵操（江孝贤）	（ 54 ）
麦克乐：新体育观（1920）	（ 56 ）
蒋维乔：我的体育观（1920）	（ 71 ）
龙毓莹：辟静坐（1920）	（ 72 ）
徐一冰：二十年来体操谈（1920）	（ 77 ）
陈独秀：青年体育问题（1920）	（ 82 ）
庞醒跃：中国体育的沿革（1920）	（ 82 ）
王 庚：国粹体育（1921）	（ 87 ）
蒋希曾：我之体育观（1921）	（ 93 ）
范执中：对于我国体育之计划（1921）	（ 99 ）

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1922）	（ 103 ）
杨贤江：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1923）	（ 117 ）
蒋湘青：体育究竟是什么（1923）	（ 123 ）
许禹生：拳术在教育上之价值（1924）	（ 125 ）
士 希：革命应从这个下手（1924）	（ 125 ）
马 良：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1924）	（ 136 ）
陈士型：我的学校体育观（1925）	（ 143 ）
郝更生：十年来中国体育（1927）	（ 147 ）
张之江：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1928）	（ 158 ）
张汇兰：女子体育普及之我见（1929）	（ 161 ）
李定芳：国术的地位和价值（1929）	（ 165 ）
戴季陶：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1930）	（ 169 ）
陈布雷：全国运动大会开会辞（1930）	（ 171 ）
袁敦礼：世界欧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我国体育的影 响（1932）	（ 173 ）
谢似颜：评大公报七日社评（1932）	（ 182 ）
附 1：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社评）	（ 186 ）
附 2：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之我见（吴蕴瑞）	（ 188 ）
陆翔千：从政治上观察世界各国的提倡体育（1932）	（ 191 ）
章辑五：南开学校半年来取消选手 制后的新试验（1933）	（ 193 ）
附：南开应否恢复选手制？（体育周报社评）	（ 198 ）
袁敦礼：心身关系与体育（1933）	（ 200 ）
吴蕴瑞：功利主义及文化主义与体育（1933）	（ 209 ）
陈奎生：约述体育主义之诸说（1933）	（ 213 ）
马约翰：大学与体育（1933）	（ 218 ）
尚树梅：民众体育理论方面的研究（1934）	（ 225 ）
袁宗泽：社会体育随谈（1934）	（ 230 ）
董守义：提倡体育的原动力（1934）	（ 235 ）

陈敦正：复兴民族与提倡国术之意义（1934）	（ 238 ）
方万邦：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 及其解决途径（1934）	（ 242 ）
附 1：读方万邦先生“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 其解决途径”中所持对体育军事化不切实用的 检讨（程登科）	（ 259 ）
附 2：我也谈谈体育军事化（徐致一）	（ 268 ）
附 3：读了方万邦、程登科两先生的大著之后（章 辑五）	（ 270 ）
邵汝干：建设民族本位的体育（1935）	（ 276 ）
程登科：怎样利用军警权力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 化（1935）	（ 278 ）
刘慎旃：体育救国论（1935）	（ 283 ）
吴蕴瑞：体育之国界问题（1935）	（ 296 ）
张伯苓：体育与教育（1935）	（ 301 ）
唐 豪：本届全国运动会国粹主义者表演给我们看的 中国武术竞技的检讨（1935）	（ 303 ）
范振兴：我对于国术的所见（1935）	（ 308 ）
吴蕴瑞：运动选手制与运动总锦标（1935）	（ 317 ）
俞淑芬：奖励体育之意义与价值（1935）	（ 319 ）
王健吾：我国应如何举行运动会（1935）	（ 323 ）
杨纯福：劳动能否代体育（1936）	（ 329 ）
吴蕴瑞：体育与军事训练之关系（1936）	（ 335 ）
徐 鏊：体育竞技之价值（1936）	（ 339 ）
程登科：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1936）	（ 343 ）
附：复兴民族与提倡民族体育（王健吾）	（ 345 ）
高 梓：中国女子体育问题（1937）	（ 350 ）
卢绍稷：三民主义教育和体育教育（1937）	（ 357 ）
王复旦：体育上几个纷争问题的讨论（1937）	（ 367 ）

阮蔚村：何谓体育学（1937）	（ 373 ）
朱守训：改进我国体育之意见（1937）	（ 376 ）
袁敦礼：体育究竟是什么（1939）	（ 388 ）
吴德懋：建立我国体育体系之商榷（1940）	（ 391 ）
吴邦伟：三育并重与体育之新认识（1940）	（ 395 ）
金兆均：体育真义之科学分析（1941）	（ 398 ）
萧忠国：战时国民体育（1941）	（ 410 ）
吴琅笔：运动与政治（1942）	（ 420 ）
朱 德：祝九月运动大会（1942）	（ 426 ）
叶剑英：加强体力（1942）	（ 427 ）
冯文彬：对体育的几点意见（1942）	（ 428 ）
李富春：开展体育运动（1942）	（ 429 ）
张 远：体育的功能（1942）	（ 431 ）
王学政：国防与体育（1943）	（ 434 ）
袁敦礼：谈谈“体育”一词如何解释的问题（1944） ..	（ 440 ）
陆家珩：体育与儒家思想（1945）	（ 443 ）
王寿羽：战后我国青年体育之动向（1945）	（ 456 ）
江良规：中国体育之社会背景（1945）	（ 464 ）
董守义：我国体育的初步改进——为胜利年 体育节而作（1945）	（ 472 ）
许民辉：体育与国家的关系（1947）	（ 476 ）
章辑五：中国体育的命运（1948）	（ 480 ）
部分作者简介（按姓氏笔划排列）	（ 486 ）
马 良（486） 马约翰（486） 王 庚（486）	
王正廷（487） 王学政（487） 王复旦（487）	
王健吾（488） 方万邦（488） 刘慎旃（488）	
江孝贤（489） 江良规（489） 许民辉（489）	
许禹生（490） 阮蔚村（490） 麦克乐（490）	
杨贤江（491） 吴邦伟（492） 吴蕴瑞（492）	

吴德懋 (492)	沈书珽 (492)	张 远 (492)
张士一 (493)	张之江 (493)	张汇兰 (493)
张伯苓 (494)	陆翔千 (494)	陈士型 (494)
陈奎生 (494)	邵汝干 (495)	范执中 (495)
尚树梅 (495)	金兆均 (495)	庞醒跃 (496)
郝更生 (496)	袁宗泽 (496)	袁敦礼 (496)
徐 镛 (497)	徐一冰 (497)	高 梓 (497)
唐 豪 (498)	黄 醒 (498)	萧忠国 (498)
章辑五 (499)	董守义 (499)	程登科 (499)
谢似颜 (500)	蒋希曾 (500)	蒋维乔 (500)
蒋湘青 (500)		

征引书目举要 (502)

后记 (505)

何炯：中西体操比较说

1897

〔题旨〕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拳勇字《诗·巧言》外，能旁征其说欤？言拳法者不一，以何书为详？又有所谓内家、外家，其别安在？世传《易筋经》、《幼学操身》、互有得失，试言其故。院定卫生经，虽意主导引，而一切拳勇之法，操身之术，皆寓其中。能历述其源流、明其宗旨欤？六艺失讲，群事咕哔，许叔重遂训“儒”为“弱”。揆之圣门，强学当不其然。诸生入院有年，师友之间习闻已熟，其各抒所学以对。

〔正文〕古人六艺之教，射、御居二，已开体操、拳勇之先声。体操以植其基，拳法以神其用，理本一贯。《巧言》拳勇《传》训为“力”，是为拳勇字见经传之始。其实《书》称“股肱”、《诗》咏“膂力”，皆此物也。《管子·小匡》“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是为后世招集拳勇之始。《班志·技巧家》有《手搏》六篇，是为拳法成书著录之始。言拳法者人人殊，私家据为秘本，尚少专书。明戚南塘集古今拳法，取宋太祖之三十二势长拳，以及六步拳、猴拳，圈拳，与明温家之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叶探马、八闪番、十二短等法，制为《拳经捷要》，虽止二十四势，实简而赅。盖明时闻人南塘、刘大刀以外，如唐荆川、黄百家诸名儒，皆精于手搏，其术赖以不坠。“内家”者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应徽宗之招，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以拳法，厥明遂能以单丁杀贼百余。其法以静制动，专事内功，故别少林为“外家”。数传之后，当明中叶时，吾瓯陈州同、张松溪实

• 题目系编者加的，另原文无标点，系编者加点。

得其传，即今之长拳。或传，其派传自少林，金陵者误也。人情玩于所见，舍家禽而爱野鹭，事每类此，不独拳法一端也。“少林”传自初祖达摩，后魏孝明帝太和年间，自梁适魏，面壁少林寺九年。后人于其处得铁函、藏经二，其一即今所传之《易筋经》也。其书虽言内壮，而意主筋膜，专事揉功，较之三峰，实有内外，此其别也。《幼学操身》，为图三十有二，按法操练，亦能使力气骤长。然不明医经“力出于心”之旨，徒求之肘、髀、髀肩、脊背、腰眼、胸腹、躯壳之外，尚不若《易筋经》、殷刺密谛所译之《总论》、《膜论》、《内壮论》三篇，尚多人道中窍之谈也。“导引”为摄生至教，上古神圣移精变之气，祝由之余，专事挤、引、案、抃，汤液、醴酒尚为后起。故“按摩”本自为一科。然必洞明经脉气血之原，阴阳消长之理，针穴流注，花法解数，配天象地方可制为经，约而为体操，舒而为拳勇。以意注，以气运，以精通，以神行，则内外调和，耳目聪明，气立如故，非徒却疾祛邪已也。盖广步缓形，著于经论，引颈咽气，述自遗篇。以故医门大师如元化、思邈，或制五禽蹄足之戏、或修二氏按摩之法，皆互有制述。不独《巢氏病源》每病各著导引之方已也。夫达德有三，勇居其一。夫子能夺国门之杓，虽不以力闻，然及门中如子羽伐蛟，季路戮鱣，冉有用矛，樊迟逾沟，以及颜高之弓六钧，梁孺之车五乘，皆不愧明堂高选。顾平时深讳不语者，盖力学之道，会其通则可语性命之精；得其偏，则或流血气之暴。善乎管敬仲《内业》之言，曰：“人能正静，皮肤宽裕，耳目聪明，筋脉（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园，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得，偏知天下，穷于四极”。吾师乎！吾师乎！谓非天下材吾不信也，知斯义者，始可以语学堂之体操。

《利济学堂报》第3册 清光绪二十三年雨水(1897.2.18)

王维泰：体操说

1897

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而教子弟以礼让之大本也。古者六艺，并习射御，所以娴揖让进退也。四时农隙以讲武，所以顺少长习威仪也。自后世小学不讲，勤苦于句读帖括，又复蔽溺文胜，儿以娴习武事为贱役，何怪其一闻体操，动色相詫，谓恶用是西法为哉，不知体操有数利焉。子弟终日伏案，心瘁力疲，稍一放纵，辄思偃息，殊非行健不息之意，此时体操，则筋脉流动，气血条达，可以振作其精神，而免疾病，其利一也；子弟为馆束缚，劳苦厌倦，甫经闲散，踊跃超距，情不自己，为师者亦未便再加拘禁，此时体操，藉得将顺其意，匡救其恶，师若弟有亲爱之情，无扞格之苦，其利二也；子弟群居杂处，良莠不齐，范以规矩，约束难周，示以威仪，从违不一，此时体操，则易于指挥，寓武备于文教之中，化气质于形骸之表，其利三也；且必执戎器，衣戎服，使心思有所拘，手足有所寄，而后不以儿戏为事，即平时行动举止，亦有所遵循，不敢纵肆自放于礼法之外，其利四也；且必严号令，定赏罚，使耳目有所注，功过有所分，而后渐知长幼有序，不以角力争竞为雄，心平则气和，法行则礼立，其利五也。而或者曰：子弟筋骨柔脆，虑其伤。不知齐步伐，非跳跃也，习旋折，非攀援也，所持者木械，非举刀石也，庸何伤？或者曰：子弟走奔呼叱，近于贱。不知天潢贵胄，不废骑射，秦西皇子，亦隶戎行，一人习之一身强，数人习之一家强，千万人习之则一国强，将来学有成效，方且贵之重之，庸何贱？然则今所谓体操者，乃尚文非尚武，乃教让非教争，乃我中学六艺之纲领，经曲之权舆也。若谓体操图即易筋遗法，为大雄氏东来所授，实技击家之鼻祖，此则出于好事者之

口，而非余所敢知矣。

《知新报》第二十九册 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1897.8.28) 第9—10页

奋翻生：军国民篇·五、原因于体魄者

1902

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野蛮者，人所深恶之词。然灵魂贵文明，而体魄则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魂〔魂〕，则文明种族必败。罗马人之不能御日耳曼林中之蛮族（条顿人族，即现世英、美、德、荷等邦民族），汉种之常败于蒙古，条顿、拉丁二人种之难以抗斯拉夫（俄罗斯民族），德军之优于法，日军之优于欧美，皆职此之由也。

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斗，亦将悉为所格杀矣。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中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苟赢惫不堪，则弃之不顾也。强而优者，受家庭教育于膝下者七年；七岁而后，乃离家以受国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则专注重于体育。从军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遍国皆健男。是以雄霸希腊，

永世不替者，职此之故也。德皇维廉第二世，曾演说于柏灵之小学校，曰：“凡吾德国臣民，皆莫不宜注重体育。苟体育不振，则男子不能负当兵之义务以捍卫国家，女子不能胎孕魁杰雄健之婴儿，若是则有负国家”，云云。陆师之雄，冠绝环球，得无故欤！

昔斯巴达之雄霸希腊，罗马之峙立欧洲，蒙古鞑靼人之横行东方，日耳曼蛮族之战退罗马人种，非有所谓绝伦之智慧者也，不过体力强悍，烈寒酷暑、风雨饥饿，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觉其若而已。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致远，而开拓世界也。以欧洲之民族观之，拉丁（法、西、意属之）不如条顿（英、德、美、比、荷属之），条顿不如斯拉夫（俄罗斯人属之）。拉丁者，将老之人种也。条顿者，既壮之人种也。斯拉夫者，青年之人种也。拉丁似血气既衰时代之人，条顿似血气方刚时代之人，斯拉夫似血气未定时代之人。非仅国势若是也，即个人亦莫不然焉。其尤可畏者，殆斯拉夫人种之俄罗斯乎。盖其国民之野蛮，力足以钳制他种而已。近顷以降，欧美民族日趋文明，体质渐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时，具眼之士，窃然忧之。于是，进种改良之念生焉，故体操一端，各国莫不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曰竞漕，曰击剑，曰竞走，曰击球，曰海泳，曰打靶，曰相扑，曰竞马，曰竞射，曰竞轮（以足踏车竞走也），优者争以重资赠之，或奖以宝星，甚至显职硕儒，亦有逐队竞争，欲博此名誉者。习染既久，乃成为风俗。试观西国之丈夫，有螻其背、龟其首、气息奄奄者乎？无有也。观其妇女，有鬼气淫淫、迎风欲坠者乎？无有也。欧人体育既盛，复以医学之昌明，卫生之适宜，无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气吞五洲，力压他种而有馀也。

日本自甲午战胜中国以后，因扩张海陆军备，益知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于是，热

心国事之俦，思以斯巴达之国制，陶铸大八洲四千万之民众（斯巴达之国法，凡系强健男儿，至七岁则离家受国家公共之教育。其教育专主体育。兵役义务之年限，至六十乃终，而妇女之教育，与男子颇相仿佛，其主旨在勇壮活泼，足以生育健儿云），乃创体育会。而支会亦相继林立，招国中青年而训练之。仅历二载，而各地学校之体操教习，殆皆取自该会。自兹以往，吾恐不及十载，体育会之势力与其主义，必将浸淫三岛矣。日本自布征兵令以来，国民多目为强征血税，繁言啧啧，每有斩竿揭旗之暴举。而今日反谓从军乐者，抑亦由于学校而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开耳。积热之士，复从而设推行之方，深与国民皆兵主义以助力。日人之兴，其尚无涯矣乎！

古之庠序学校，抑何尝忘武事哉！壶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练其筋骨，而强其体力者也。自一统以后，天下一家，外鲜强敌，内无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气日深一日。洎乎中世，而妇女缠足之风起。迨本朝而鸦片之毒遍洒中夏，茫茫大地，几无完人。二者之外，尚有八股试帖等之耗散精神，销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缠足之毒，遍及女流，已及四百兆之半。鸦片之毒，遍及全国，而以西南各省为最盛。综而计之，嗜之者当不下二十兆（据近年统计表，每岁进口之鸦片，价额约在三千万两上下。然输入之数逐岁减少，盖由内地自种之数增多故也）而所谓读书识字一流人物（即八股家等类），亦于二十兆内占去一大部分。由是而言，则堂堂中土，欲求一肮脏丈夫如东西各强国之所谓国民兵者（东西各国，凡为兵者，须先检查其体格、体力、目力、耳力、呼吸力等），岂可得哉！生理学家谓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儿，且疾病嗜癖亦流传悠远。祖及其父，父及其子，子及其孙，孙及其玄孙以及耳孙，代代相承，靡有已时。由是观之，中国人口虽逾四万万，其无疾病嗜癖之人，必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观当代，默究吾国人之体魄，其免为病躯弱质者，实不数数觐之。天下滔滔，逝者如

斯，不有以清其源而澄其流，则恐不待异种之摧挫逼迫，亦将颓然自灭矣。

原载《新民丛报》壬寅年(1902)一、三、七、十一期(连载)

转引自《蔡锷集》第19—38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

1903年

世人之恒言曰：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呜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于事势者也。罗马文化灿烁大地，车辙马迹，蹂躏全欧。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蛮族，遂踣蹶而不能自立，而帝国于以解纲。夫当日罗马之智识程度，岂不高出于蛮族万万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卑斯麦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

而独不见斯巴达乎！斯巴达之教育，一干涉严酷之军人教育也。婴儿之生，必由官验其体格，不及格者，扑灭之。生及七岁，即使入幼年军队，教以体育，跣足裸体，恶衣菲食，以养成其任受劳苦、凌犯寒暑、忍耐饥渴之习惯。饮食教诲，皆国家专司其事，成年结婚而后，亦不许私处家中，日则会食于公堂，夜则共寝于营幕，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强悍勇侠之风。其母之送子从军也，命之曰“祝汝负楯而归，否则以楯负汝而归”。举国之男女老少，莫不轻死好胜，习以成性。故其从征赴敌如习体操，如赴宴会，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缩之一事。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举国民

族，寥寥不及万人，顾乃能内制数十万之异族，外挫十余万之波军，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也？曰：惟尚武故。而独不见德意志乎！十九世纪之中叶，日耳曼民族，分国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仑之蹂躏。既不胜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创举国皆兵之法。国民岁及二十，悉隶兵籍，是以举国之人，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卑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日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漫靡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今皇继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扩其民族帝国之主义，其视学之敕语曰：务当训练一国之少年，使其资格可以辅朕雄飞于世界。故其国民勇健奋发，而德意志遂为世界唯一之武国。彼德新造之邦，至今乃仅三十年，顾乃能摧奥扑法，伟然雄视于欧洲也？曰：惟尚武故。而独不见俄罗斯乎！俄国国于绝北苦寒之地，拥旷漠晓确之平原，以农为国，习于劳苦，故其民犷悍坚毅，富于野蛮之力。触冒风暑，忍耐艰苦，坚朴雄鸷，习为风气。而又全体一致，服从命令，其性质最宜于军队。且其先皇彼得，遗训以侵略为宗旨，其主义深入于国民心脑，人人皆有蹴踏全球，蹂躏欧亚之雄心。彼其顽犷之蛮力，鸷忍之天性，虽有万众当前，必不足遏其锋，而慑其气。夫俄罗斯，半开之国耳。文化程度不及欧美之半，顾乃西驰东突，能寒欧人之胆。论者且谓：斯拉夫民族势力日盛，将夺条顿人之统绪，代为世界之主人翁。若是者何也？曰：惟尚武故。且非独欧洲诸国为然也，我东邻之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黠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故当其征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则入队之旗，祈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且庚子之役，其军队之勇锐，战斗之强力，且冠绝联军，使白人颡首倾倒。近且汲汲于体育之事务，使国民皆具军人之本领，皆蓄军人之精神。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乃至脱兰士哇尔，独立不成，而可

谓失败者矣。然方其阴谋，独立之初已阴厚蓄其武力，儿童就学授以猎枪，使弋途过森林之飞鸟，至学则殿最其多少以为赏罚。预养挽强命中之才，使皆可以执干戈而卫社稷。是以战事一起，精锐莫当，乃至少女妇人，亦且改易装服，荷戟从戎。彼脱兰士哇尔弹丸黑子，不能当英之一县，胜兵者数万人耳。顾乃能抗天下莫强之英，英人糜千百万之巨费，调三十万之精兵，血战数年，仅乃克服。若是者何也？亦曰：惟尚武故。此数国者，其文化之浅深不一辙，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国土之广狭不一致，要其能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转转大地，莽莽万国，盛衰之数，胥视此矣。

恫夫中国民族之不武也，神明华胄，开化最先，然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而我国民百世弥天之大辱也。自周以来，即被戎祸，一见迫于猃狁，再见辱于犬戎，秦汉而还，匈奴凶悍，以始皇之雄鸷，仅乃拒之于长城之外；以汉高之豪武，卒至围窘于白登之间；汉武雄才大略，大张兵力于国外，卫霍之伦，络绎出塞，然收定南粤，威震西域，卒不能犁庭扫穴，组系单于匈奴之患，遂与汉代相终始。降及魏晋，五胡煽乱，犬羊奔突于上国，豕蛇横噬于中原，江山无界，宇宙腥膻，匈奴、鲜卑、羌氏、胡羯迭兴递盛，纵横于黄河以北者二百五十有余年。李唐定乱，兵气方新，李靖败突厥于阴山，遂俘颉利，此实为汉族破败外族之创举。然屡征高丽，师卒无功，且突厥、契丹、吐蕃、回纥，迭为西北之边患，以终唐世五季之间。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衣冠之沦于异类者数十年，且至称臣、称男、称侄、称孙，汉族之死命，遂为异族所扼制。宋之兴也，始受辽患，徽钦之世，女真跳梁，当是时也，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然极韩、岳、张、吴诸武臣之力，卒不能制么么小丑兀术之横行。金势既衰，蒙古继起，遂屋宋社而墟之。泱泱之神州，穰穰之贵种，頽首受轭于游牧异族威权之下，垂及百年。明兴而后，势更弱矣。一